负重而行的人们

挑的,有背的,还有提着、赶着或拉着 的。

挑担的大多是些没泄腰的"二道 毛"后生,一个个嘴上刚生了些黄毛, 说话还不是很"牢",但干活就是个"足 劲",走路的架势就是个生猛。下坡时 跳,上坡时窜,到了稍微平一点的路 上,就扬着胳膊,甩开大步,让扁担尽 情地"忽闪"。一个比一个走得欢,一 个比一个"闪"得快。

他们不但比谁走得快、走得稳,还 比谁的嘴巴子利索会"敲怪话",谁的 脑瓜子聪明能抖机灵。不管平时话多 的还是话少的,放涎的还是腼腆的,扁 担一闪,都调皮得像刚吃上苜蓿的驴 驹子一般。有的学跛子走路,有的学 瞎子睁眼,更多的则捏细嗓子学着女 人假唱。唱出的声调酸溜溜的,像崖 畔上的青杏,酸得人直倒牙。

别看光他们在一起时一个个"疯 张蛊道""神说陆谷""岑彭马武",可在 同龄的姑娘们面前就不中用了,一个

赶集人进城时大都负重而行,有 个紧张得眼望鼻,鼻望胸,两腿"格了 了"像抽筋;不由得手指抠手心,不由 得舌头舔嘴唇;一阵价出气像呻吟,一 阵价偷眼看别人;脖子上好像支了根 棍,身上恰似捆了几道绳。

> 当然,也不是遇上所有姑娘都这 样,普遍而言,越是遇上了俊的、洋的、 漂亮的越紧张:特殊而论,越是遇上自 己爱过的、爱过自己的和正在给自己 介绍且自己心里还"中意"的就越紧

玩笑话说,男女之间"打是亲,骂 是爱",这道理在这种情况下还真的 对。面对挑担后生的此般模样,一般 姑娘都表现得无所谓,眼珠子也不肯 转过去,只管想自己的事情走自己的 路。只有极个别姑娘反应激烈,一口 一团唾沫子,一句一个"怂样子",牙尖 尖嘲讽眼角角瞅,一副看不惯的样 子。外行人且莫上当,因为这才是有 了意思的表现!

中年人中,有背柴火的,有背麻袋 的,也有背"顺顺"和"褡裢"的。"顺顺"

没见过,恐怕连听也没听过,我得略作

"顺顺"和"褡裢"的共同点是都 在中间开口、两边装东西,为的是方 便在驴背上驮或人肩上搭,有区别的 仅仅是大小、材质和样式不同。"顺 顺"大,"褡裢"小;"顺顺"方,"褡裢" 圆;"顺顺"用羊毛或麻线织成,"褡 裢"用白布缝就。在乡下,这两样东 西的名称还有别的用法——用来调 侃人。如有人"日塌"神汉,编排他不 会跳神只爱钱,就会改了他的唱词, 学着他们的腔口唱:"一升米、两块 钱,快快装到我的'顺顺'里。"这里用 "顺顺"就是取其大,由此衬托神汉的 可笑。不然,"一升米、两块钱","褡 裢"装更加合适。再如,农村糊涂儿 媳妇怨"阿家"时会说:"分家时要什 么没什么,只给我们分了一'褡裢'洋 芋。"这里用"褡裢"就是取其小,目的 是衬托"阿家"的偏心。

背柴火的人,冬天背的是蒿柴,热

和"褡裢"现在已经绝迹,年轻人不但 天背的是硬柴。硬柴是在家里用大斧 头破好,一层层搭起来,像工艺品一般 美观; 蒿柴是山里现砍, 根子齐、稍子 奓,蓬松得像年轻人刚洗过的头发。

> 背柴人都走得快,不和别人"相 跟"。他们总会说:"琵琶和'筝筝'不 一样,营生和营生不相同。人还没来, 柴就来了;还没等到自己开言,柴稍子 已经戳了人眼了,能吗?"

> 别看他们说得振振有词,好像很 能服人的样子,其实是假的,真正的原 因是自卑。人穷不如鬼,酒淡不如水, 他觉得自己穷得活不到人面前。

> 无须问卖柴人为什么穷? 只想想 "不穷的人怎么会卖柴"?柴火虽不是 那值钱的货,每一枝曾在汗水里过。 下的是牛马也受不了的苦,得的是鸡 眼也看不上的钱,但有三分奈何,谁

> 背麻袋的也不和众人"相跟",但 这不是因为自卑,而是因为太重。

汉,他们之所以不挑,不是因为别的, 大着规模、变换着形式。等到经过我

上,挑的极限为百十斤,一超过这个数 就重心不稳,上晃得不行;而背就不一 样了,"有耕乏的牛,没耕垮的地",只要 你有劲气放开背,越重越稳沉。由于背 得太重,他们就没法和人"相跟":行走 时,众人快,他们慢,走不到一块;休息 时,别人有个地场就能停,他们非得有 个合适的"圪塄"不行。不然,先是放 不下,后是起不来。

爱和人"相跟"的是那些背"顺顺" 和"褡裢"的老汉们。他们都拿得少、 背得轻,对他们来说,卖东西只是捎带 事,见个众人、拉个话才算是正本。

他们把赶集当作开会来对待,看 作边走边看的现场会、人情世故的畅 谈会、是非曲直的分析会、老友新朋的 见面会、情报信息的交流会、儿女亲事 的促进会、种田窍门的推介会和开心 热闹联欢会。

这"会"总是从远处开始,像卷地 这是些真正能下茬干活的庄稼 皮一样,一边开,一边丰富着内容、扩

春天终将到

摄

而是嫌挑着没有背着"解馋"。在山路 们村时,那阵势就很大了,总是人还没 到,声音就到了;人已离开,声音还在 山沟里萦绕。

至于"提着、赶着或拉着"的,那 就杂了,一般都是些老婆和婆姨、娃 娃们。老婆提的多是篮子,卧柳编得 居多,竹子编得很少,里边放着黄花、 花椒或鸡蛋,上面罩着块羊肚子手 巾。小孩子提的大部分是鸡,少部分 是蔬菜。提的筐子都很粗糙,不像 "歪瓜"就像"裂枣"。不是孩子们不 爱好,而是娘老子不尽责。若不是, 孩子怎会做这号营生?

婆姨们大都赶着猪羊,赶不动就 拉,拉不动再赶。如果两样都行了,就 一边哭一边骂人。先骂男人没人心, 后骂公婆太偏心。骂来骂去糊涂了, 怨开娘家老父亲:"你老为喝两口酒 把我填进了沤麻坑!"





潮湿的记忆

蒲力群

静静地倚在行驶着的汽车里,心不在焉 地目睹着窗外的一切。今天,是个特殊且敏 感的日子——清明节,我不是去赏春踏青,而 是专程前往乡下拜祭慈爱的婆母。窗外的风 景瞬间成为曾经,可曾经的往事却桩桩件件 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身边的礼物也不再是 曾经大包小袋的日用品,取而代之的是精致

阳春三月,河畔的垂柳摇摆着新绿,更

有遍及山野、沟壑的桃红杏白和隐约可见

的、一簇簇不知其名的绿植率先登场,把黄

土高原装扮得生机勃勃,正是踏青赏花的美

好季节。

的车辆越来越少,道路越走越窄。拐进山 谷,先驶入简易公路,再往前走,又进入了土 路,车过之处扬起一溜黄尘……

着,胸中阵阵涌动着难以名状的酸楚。

临近午时,又一次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 山村,扑面而来的是山野清爽的凉风。眼前这 个久违了的、沐浴在春日暖阳里的小村庄显得 格外寂静。没有了曾经的人欢马叫和鸡鸣狗 吠,偶尔看到三两个弯腰驼背的长者,要么坐 在自家硷畔上呆呆地注视着村口道路上鲜有 的车辆,要么依着路边的土崖畔晒太阳。

终于回到了故乡,先生显得比我兴奋 些。他蛮有兴致地讲述着自己小时候发生 在这沟沟坎坎里的故事,还不时停下车和乡 党们打招呼,热情地给他们递上香烟。有的 老人家已经不认识先生了,经他比画了半 天,老人们才有了反应。

简短的寒暄后,我们顺着那条熟悉的小 道来到曾经欢声笑语、人声鼎沸的老院落。 窑洞前蒿草齐腰,破旧的窗棂经过多年的风 雨剥蚀,写满了岁月的沧桑。挂在门上的铁 锁早已锈迹斑斑,只有硷畔上那棵见证了岁 月兴衰的老槐树仍在孤零零地守望着这个 装满故事的老宅。

只是,老屋路口,再也看不到婆母那熟悉 的身影迎候着我们,再也闻不到婆母熬的小 米香。我的心中一阵酸楚。我凄然转身,沿 山道攀上高原,去寻访、拜祭婆婆的新"家"。

沿着曲曲弯弯的细长小道攀爬到老宅 窑洞上方的山顶,再翻过一道相对宽阔平缓 的山梁,就看到当年自己和先生为婆母"新 居"栽植的12株小柏树了。这些柏树现已 长得一人多高,挺拔翠绿。被这些柏树围拢 着的那个圆圆的黄土堆,便是婆婆的新 "家"。我不由得加快脚步赶到跟前,曾经那 欢声笑语的场景、热气腾腾的饭菜、娓娓道 来的叙旧及绵长醇厚的亲情,此刻被伫立在

一捧捧黑褐带绿的蒿草在春风里轻轻摇摆, 发出轻微的声响。我认定,那坟茔上摇摆的

蒿草就是婆婆辛劳的一生,是婆婆那布满老 茧、写满沧桑的双手在迎接、召唤我,在诉说 别离的思念与挂牵。我俯身跪在黄土地上, 的小花圈和水果、酒水等祭品。回想着,对比 张开双臂拥着蒿草,任其轻轻抚摸我的面 颊。这一刻,我分明感受到了婆婆亲切、温 汽车驶出市区,经过县城和乡镇,途中 暖的气息,看到了婆婆慈祥、和蔼的面容。 瞬间,我泪如泉涌…… 慈爱的婆婆就躺在地底下,不知她能否

感知到受她疼爱、牵挂并让她付出毕生心血 的儿孙们此刻正前来看望她?

妈妈,您能否听得见爆竹声声?躺在这 厚重的黄土高原里,您是否很寂寞?供桌上 摆满的果品、甜点散发出的香气,您能否闻 得到?焚烧的冥币,您可否看得见?收得 到? 您能否听到我的诉说?

风轻轻刮过,泪缓缓流淌

儿孙们用心清理着婆婆坟茔周围的杂草, 并为其添上新土。我采了一束金黄的连翘插 在坟头,绿的柏,黄的花,在阳光下鲜活艳丽。

我席地而坐,就像当年坐在老宅院子的 槐树下和婆婆唠家常一样,分明感受到婆婆 与黄土融在一起的脉动。

梨花如雪。哦,还有挺过冬季仍挂枝头的零星 酸枣,红红的,圆圆的,一定是酸酸甜甜的吧!

对面山梁上有一汉子正扶着犁,扬着鞭 子吆喝着黄牛耕作,在黄土高原和蓝天白云 的映衬下,宛如一幅原生态画面。

俯瞰山涧,有袅袅炊烟升起,隐约又闻 鸡鸣狗吠,一切都是那样祥和与宁静,这就 是婆婆生活了一辈子、到头来都割舍不下、 坚持要永世守候的地方。我恍然明白,婆婆 就是大山的女儿,她有着大山般质朴、坚实、 厚重的品格,也有着陕北高原那宽广、博大 的胸怀与坚韧、自强的性格。

191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婆婆出生干 陕北清涧县一个叫白家塬的偏僻的小山 村。幼年时,父母先后病逝,留下姐弟四人 相依为命。身为长姐,她从小就承担起拉 扯、养活弟妹的责任与重担。在那个贫困的 年代,为了活命,十六岁的婆婆在嫁人时给 婆家提的唯一条件就是必须带着娘家只有

眼前的黄土堆隔于阴阳两界,唯有坟茔上那 九岁且唯一的弟弟过门,她如愿了。

婚后,婆婆对自己的公婆孝顺有加。几 十年如一日地对老人和颜悦色,给老人端茶 递水。婆家弟兄三个在婚后一直与老人同 候,她看着她的孙子们也长大了,就执意要 住一个院子,婆婆从不抱怨老人厚此薄彼。 只要她碗里有一口稠饭,决不会让公婆喝 汤。她总是默默尽着孝道和义务,赢得公公 到乡下,轮流住在小女儿和大儿子家,儿女 婆婆和妯娌们的一致赞誉。

婆婆很有德。婆婆不仅孝顺公婆,养育 儿女,她还特别会勤俭持家,粗粮细作。在 她的手下,树皮野菜也能做得有名堂,有模 样。她起早贪黑地操持着一家七口人的吃 喝。夜晚,大家入睡了,婆婆又挑着豆大火 焰的煤油灯,为一家老小缝缝补补,洗洗涮 涮。日月光景就在她的指缝间流过。

婆婆很能干。我婚后有了孩子,婆婆来到 城里帮我带孩子。我当时还担心来自农村的 婆婆没有好的卫生习惯,结果却是出乎我的意 料。婆婆非常爱干净,衣服、床单每隔三五天 就洗,房间总是整洁清爽。我们的房间常常因 干净、舒适而被院里的同事、邻里夸赞、羡慕 我常常疑惑婆婆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生活了 大半辈子,怎么能养成这般良好的卫生习惯? 这一切,也许是得益于婆婆的能干。

山高气爽,视野辽阔。桃花红,梨花白,杜 身上似乎更贴切。婆婆虽然个头不高,只有 一米五左右,但她的皮肤细腻、白里透红,有 着标准的丹凤眼和樱桃小嘴。婆婆还有着 一对漂亮的酒窝,她感到害羞时,脸会"唰" 地一下红到脖子,低垂着眉眼,把头扭过去, 像大家闺秀,简直可爱极了。

婆婆很开明。我一直生活在城里,以为 自己与来自农村的婆婆在审美与开放程度 上会有巨大的差别。那年城里刚刚开始流 行喇叭裤,我率先买了一条回家,穿上后照 镜子,自己都感觉扎眼、太新潮。我扭头问 婆婆: "好看吗?"她竟然回答: "好看,只要你 喜欢就好!"真没想到婆婆如此开明与包容。

婆婆很仁爱。无论是在农村生活,或是后 来到城市照看孙辈,婆婆能和所有人和睦相 处。哪家的媳妇怀孕了,谁家的老人或孩子病 了,她都要关注与牵挂。送一碗米汤,给一把 自己手擀的面条,有事没事都去别人家里问候 一下。她的善良与大气,质朴与厚道,包容与 慈爱赢得了所有人对她的尊敬与爱戴。

婆婆很刚强。婆婆最不愿意给别人添 麻烦,哪怕是自己的儿女。有时候,我们明 明看到她做某些事情时有些力不从心,让她 躺着休息。她总会说:"没事,没事,你们上 班去。"她硬要亲力亲为。尤其是她的衣服 被褥,从来不让我们帮着洗。即便自己由于 身体原因一时洗不了,她也会藏起来,等身 体恢复之后再洗。

后来,婆婆渐渐年事已高。80岁的时 回老家生活。她说自己怕百年后被城里人 火化,其实她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婆婆回 们对她也是孝顺有加,每当年节时分,我们 都会回去看望她。

记得婆婆回老家不久后,我们迁居新 宅。为了让婆婆能享享清福,我们又把她接 到城里。那时候的楼房还没有电梯,先生背 着她进了新家。婆婆看着明晃晃的地板砖, 吓得不敢挪步。扶她坐在沙发上时,她那怯 怯而又木讷的神情像个孩子。看到这一幕, 我心酸极了!

才住了几天,婆婆就坚持要回老家。因 为在我和爱人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她打不开 防盗门,扭不开煤气罐,处处不能适应。就 这样,婆婆又返回了老家。

回到老家后,她每天依着老宅的窗台晒 晒太阳。再后来,婆婆几乎走不动了,也不 怎么言语了。

终于,一生刚强、勤劳、善良的婆婆,自 婆婆很好看。好看比漂亮用在老太太 然衰老到几乎不能自理。起初她还坚持大 小便自理,直到完全卧床不起时,她不愿给 家人添麻烦而拒绝饮食。任晚辈苦苦相求 也无济于事,只是偶尔咽几口流质饮食。 即便这样,她还示意我附身耳边,给我嘱咐 道:"两个娃要养大很费钱,后事一定不要浪 费!"平凡而伟大的婆婆,在生命最后的时刻 依然在为后人着想。

2004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婆婆安详地

妈妈,您可知道,多少个夜晚,我与您相 聚在梦里。常常因没能兑现带您坐火车、看 西安,没有在您最后的日子多些守候而内 疚、自责、悔恨。只能在潮湿的记忆里寻访 您慈祥的面容。

日头偏西,起身告别,坟茔周边的松柏 与连翘花在阳光下交相辉映,沧桑中透着金 黄,静谧中散发着温馨与清香。

这里,长眠着我慈祥的婆婆; 这里,定格着我永恒、绵长、潮湿的记

诗歌天地

诗意永宁山(组诗)

李晓伟

以水为界,仰望一座山

以水为界,把灵魂安放在狭窄之外,虔诚 膜拜一座山,一块巨石的厚与浓 冷与光。身上有深陷的疤痕,细挑的走线 包浆之下,热血铁骨的本色不减

以水为界,镜上的石楼台山年轻了一些 断崖上的天桥断了线,沟川里的烽火 烧不到天边。崖上的读书声响彻两岸 暗窑里的灯光柔软,几个人促膝而谈

以水为界,山傍于水,水似浅了 临河取山景,听山语的人,也浅了 这种浅,更浅过了岸上的春天 风轻轻一吹,绿色碎了一地

登阶而上,手捧一片蓝

风从不同方向而来,扶稳了上山的台阶 洛河水弯起了掌心,以二十公分的跨度 托举一朵云,浮到更高处

脚步放轻一些。台阶的左侧,或右侧 一匹马在厩内咀嚼青草的清香。挑货 的货郎

可能在身后。隔着一层风,就能闻到酒香

声音放轻一些。越过了空旷地,一波一 折的传递不散 那河岸上升起的炊烟会被折断,种瓜的

大叔就得听辨 更远一些,崖洞里的女子会被吵醒

你听,数十年前那一笔四两二钱的买卖声 至今若隐若现

心放轻一些,才能挨着台阶长得更高 一只手就能举过山顶,放眼一条大川的 蜿蜒 捧起一片天蓝蓝

轻轻敲门,山缄口不言

我说的门,两块面板磨为尘灰,逝去的岁月

折成痕,崖上的细风画出界 我说的门,可见可不见。但我还是要礼

貌地敲一下 抓着门环,摸着门栓,或者两指轻弯只敲

敲一声,里边的争论声就淡了一些。再敲 锅碗的碰撞声就缄口不言

我顺着山崖敲出了一百八十声轻响,就 把一座山 敲得静静入睡



三下



社址:延安市南大街27号 邮政编码:716000 报纸管理部电话:8216298 传真:8216222 发行热线:8216261 广告热线:8226222 广告经营许可证:延工商广字6126004000001号 全年订价:430.00元 延安融媒印务有限公司印 业务电话:8216292